

朝末年，也就是介於未受漢化之前到漢化之後，甚至可能晚到日據初期，我們正可以自這些豐富的資料中一窺噶瑪蘭人自400年前到近代，與異族群接觸逐漸轉變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受到漢文化影響前後的整個過程。非但如此，西元1648年荷蘭人對當時噶瑪蘭39個村社的戶口調查資料顯示：淇武蘭社有160戶、840人，不但是當時台灣中北部最大的原住民聚落，而且是蘭陽平原上規模最大、人口最多的一社（陳有貝等，2004）。那時在此地居住的噶瑪蘭人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第一大社，可知淇武蘭社對於噶瑪蘭民族具有相當的指標性與代表性，非常值得深入研究。

而遺址中出土的木質標本告訴我們：他們如何利用木材、利用方式有那一些，在生活上扮演怎樣的功能、利用那些種類的木材、時間早晚在利用行為上相同或不同等等，可以提供豐富的考古資訊。在史前進入歷史的渾沌之中，大量的木質文物身上正刻記著無可取代的訊息。

三、標本介紹

以下介紹數件木質標本，簡單描述標本外形和相關的出土資料。

1、雕板

1-1雕板A—魚形雕板（註3）

魚形，長15cm、寬7.4cm、厚1.5cm。

正反面佈線刻紋，線條細緻，紋飾為戴高帽人臉，臉小帽大。正面有人臉五官，帽上有一大型十字交叉紋飾，正中央帶圓穿，尾端處兩側平直無修飾，推測都是和其他木構物相接的地方，此二個接合位置都很小，有可能接嵌

在屋緣、立柱、編帽等明顯而具有標示性、裝飾性功能的位置（圖1）。



圖1.左圖為正面，右圖為反面。
圖片來源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提供。

1-2雕板B—M080底板（圖2-4）

長方形，長82.5cm、寬34cm、厚0.5-1.8cm，出土於AT6P5 L2 M80。

板面上陰刻兩個對稱且大小幾乎相同的戴高帽人形，以及對稱的菱形紋、波浪紋、平行紋等幾何形紋飾，上下端有穿孔及壓痕（圖2）。



圖2.左為戴高帽的人形圖，右為電腦線描雕板圖。
圖片來源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提供